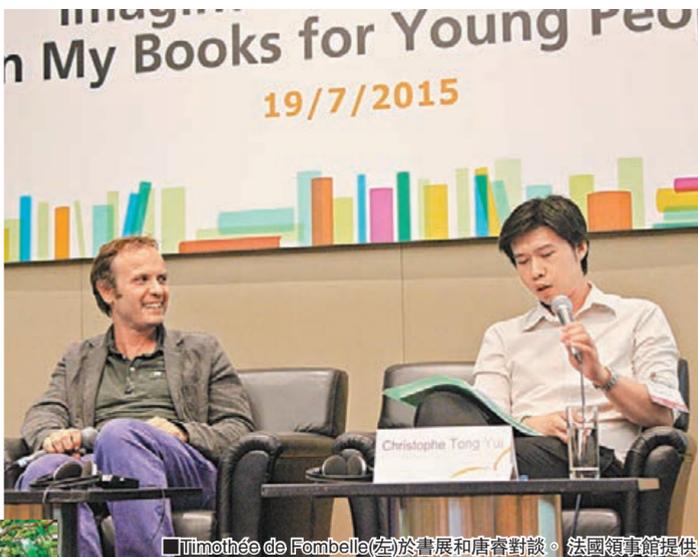


# 故事與人生 Timothée de Fombelle 的文學世界

青年文學是青少年最先接觸到的文學，能影響他們的人生與價值觀。今年香港書展邀請到法國青年文學作家 Timothée de Fombelle 到來，與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的唐睿博士進行對談，分享寫作與人生。

Timothée de Fombelle 歷年來寫下不少戲劇劇本及小說，得獎無數，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，當中《橡樹部落》更將被改編為電影。二人的對談，從 Timothée de Fombelle 的人生開始，其後探討他的寫作經驗，最後落在劇本與小說的關係。

■文：黃妍萍（浸會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）



Timothée de Fombelle(左)於書展和唐睿對談。法國領事館提供

對 Timothée de Fombelle 而言，成長環境和家庭教育成就了他的寫作。講座上他向讀者們展示自己三歲時的照片，正是在家的花園裡，他一遍遍想像關於樹的故事，幻想樹上有生命——一些一米高的精靈。家人跟他說的故事也成了他的創作養分，尤其是曾在二戰淪為戰俘的爺爺，告訴了他許多二戰時親身經歷的故事，給予他很多想像。家人也給他的創作很大的自由與鼓勵，十六歲時，他曾創作過一齣現代而難懂的劇本，父親看畢，雖然不知所云，仍叫他不要放棄。另一方面，與家人一起的經歷——去非洲森林、摩洛哥、象牙海岸等地方，豐富了他的想像。



《橡樹部落》繁體中文版第一冊

小時候，Timothée de Fombelle 就很喜歡發白日夢，常將想像寫下。那時他已覺得紙筆很奇妙，可以創造事物。他又提到度假時有間關於小朋友幻想的屋——屋旁有樹林和河流，可以聽見河的聲音。兒時的快樂時光使他覺得一切都是可能的，他將這個想法分享给小朋友，因而開始寫青年文學。

但寫作最需要的，並非住在一個奇妙的世界，而在於努力。他說若要成功，靈感只佔1%，其餘99%在於努力。他努力去學現代文學、寫劇本，遇到有名的作者會去欣賞並希望跟他們看齊。此外，Timothée de Fombelle 還會不斷和自己說故事，他認為意志堅定十分重要。寫作之外，他亦有很多興趣，如演戲、做木工……寫作也難免有氣餒的時候——初出道時寂寂無聞、難以餬口，但 Timothée de Fombelle 堅持下來，終於成為了青年文學作者。

## 小說與世界互相映照

唐睿談到 Timothée de Fombelle 的作品，當中涉及人和族群的相互理解，這種理解往往為故事帶來好的結局，這想法是否源自他的經歷？Timothée de Fombelle 回應說，人不會單單因為旅行而變得開放，而是需要讀很多書、遇到很多人，這才能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，了解到自己其實也是別人眼中的他者，漸漸就會懂得理解他人。他希望在作品中探索世界的複雜性，同時亦探索人生。然而旅行

# 木皿泉的信念寫作

對木皿泉曾有所聽聞的讀者，都應該知道是日劇編劇大家。事實上，木皿泉是和泉務及鹿年季子夫婦兩人以夥伴形式寫作所用的筆名，這在日本已人所共知。木皿泉編劇的作品中，一般人認識最深的應為《野豬大改造》(2005)，表面上一場遊戲式的青春場戰，骨子裡卻處處暗藏機鋒，透過修二、彰及信子三人友誼的離離合合，把青春的純真與荒涼也道破，絕對是零零年代的日劇代表作之一。

## 信者得救的人生改變

好了，在中文翻譯的世界中，木皿泉的小說只有一本面世，那就是《昨夜的咖哩，明日的麵包》。日劇版已在2014年於NHK放映，一共七回，由仲里依紗、鹿賀丈史及溝端淳平主演。宇野常寬在分析木皿泉與「愛」的問題上，有精闢的見解。他指出木皿泉最常用的手段，是在文本世界中創造出空想之物，《野豬大改造》提及的吸血鬼，又或是《Q10》(2010)中的美少女機械人，關鍵並非在於空想物的實存與否，而是「相信或不」的取態，而一旦決定相信，那麼當事人的人生觀便會從此改變(運筆至此，不禁令人想起劉鎮偉及周星馳在1995《回魂夜》中的相若視野及世界觀)。

就以《西瓜》(2003)為例，講述兩名在信用金庫上班的同事，分別都是三十四歲的早川基子(小林聰美)及馬場萬理子(小泉今日子)，兩人均未婚且過着平淡乏味的日子，結果有一天馬場忽然狠下心来，盜領了三億日圓的公款，從而過着逃亡的生活。後來馬場試探早川，看看她是否願意一起潛逃出國，結果早川選擇了在「快樂三茶」的單身女

的確令他對人生有不同的體驗，他說着拿起椅邊的一個布袋，說是從北越帶回來的，在那裡他遇到幾十個來自不同少數民族的人，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的語言、生活模式，以至接待外國人的方式，這個地區，正是世界的縮影。縮影的概念在作品中呈現出來，就成為了《橡樹部落》——故事裡的樹下有很多草，草裡住了很多不同種族的迷人。

Timothée de Fombelle 的作品常談到一些理想的社會價值觀，例如公平，那麼在他心中，作品和作者與社會之間到底有着什麼關係呢？Timothée de Fombelle 指自己沒有刻意於作品分享政治信念，沒打算做政治宣傳，只是忠於自己，信念也就自然地於作品中展現。他的作品就像水，自由這些信息就如水頭。要是水勢不強(作品不夠好)，那麼信息也就沒法被衝到讀者的心中。作者是要對社會負責的，青少年作家尤其甚，因為年輕人較敏感，青少年作品會影響他們一生。

## 故事的誕生

Timothée de Fombelle 並不喜歡以小說作政治宣傳，小說應給讀者選擇，而非灌輸價值概念。《Vango》中有個角色很有權力，跟掌權者很接近，英國出版社的翻譯問他這個角色到底是好還是壞，Timothée de Fombelle 認為這很難簡單歸類，因為人是複雜的，這就是現實。塑造角色需建基於現實，使之顯得栩栩如生，因此作者要不斷接觸真實的事物。他以寫作《Vango》為例，為了貼近故事主人翁的生活，他舉家搬到故事預設的背景地點——西里島旅居四個月，又看故事背景時間——1930年代的時代雜誌，使自己和筆下角色的關係更為密切，也令故事更具真實感。

談到寫作的構思過程，Timothée de Fombelle 主要是由對事物的喜愛開始，如鳥嶼的名字和1930年

代，由此構想，再做資料搜集。有些創作內容是平常累積的，如對植物的認識。他提到小時候的一次派對，主人家要求大家帶花或其他植物出席，他卻帶了枯葉。在他看來，枯葉的形態很有吸引力，可以讓人想到樹葉落下時那種大自之美。

至於為什麼寫青年文學，Timothée de Fombelle 直言寫小說的人書寫時不會預設自己要寫什麼類型的作品，他們只想說故事。他在寫好《橡樹部落》後，思考如何才能讓故事給較多人讀到，於是產生將作品列入青年文學的想法。他強調很難清楚地將故事分類，他的作品《Vango》便獲得了歷史、政治及旅行這些不同範疇的文學獎。

Timothée de Fombelle 說自己是個規律的人，早上送完女兒上學便開始寫作，作息固定。故事就像蝴蝶般飛來，叫他寫下，而當靈感枯竭時，他會去散步。他以上班比喻自己的寫作，晚上是下班時間，因此不會再想寫作的事。

小說以外，Timothée de Fombelle 亦是個劇作家。那如何決定一個意念到底要寫哪種題材？他指很難將兩者分開，他會將小說和舞台的元素互相融合，就如寫小說時，他會把故事想像成劇團表演，每個角色都像舞台上的人般有表情、動作，而對話會令故事發展；寫劇本時也一樣，如他的《我依然跳舞》，故事中有個老婆婆在一旁敘述二戰前、期間、之後的故事，但原來觀眾看到的並不是真實的，那都是一個小女孩寫的故事，因為她害怕被納粹黨抓走，害怕無法生存下去，於是用想像力寫戰後的故事，這種故事結構不正如小說一樣？

## 「逃」進想像世界

有讀者問 Timothée de Fombelle 為何他經常寫逃亡的故事。他指出這是歷險的一個要素，通過逃亡，角色可以把讀者由第一頁帶領到最後一頁，而在跑的過程中，他們可以停下，看一朵花或一條河流，因為作者有責任讓讀者在看書時不至無聊。Timothée de Fombelle 相信，他的逃亡意識，也與他曾當過戰俘的爺爺有關，爺爺經常向他敘述他在二戰時曾怎麼逃亡，他對爺爺的一句話有着深刻的印象：「有機會就要逃」，可能因為這個原因，Timothée de Fombelle 的處女小說《橡樹部落》的第一章便是「大逃亡」，而 Timothée de Fombelle 的讀者亦在這本小說開始，跟 Timothée de Fombelle 一起出逃到他的想像世界。

## 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### 《昨夜的咖哩，明日的麵包》

作者：木皿泉  
譯者：尤可欣  
出版：自由之丘



以沐的友情，只不過最終馬場超越了界線而人生回不了頭，早川懸崖勒馬體會到平常恬淡的可貴，那就是信者得變後的相異下場。當然，背後亦有一重禍福互動的依存關係，義工被女人騙財後，唯有向岩井求救，結果強化了兩人的男性情誼。在結成同一陣線之餘，同時又推動了與徹子的三人行互動關係，反過來亦令到徹子和岩井的感情聯繫得到進一步的提升，此所以在紛繁的表象背後，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點滴推展在內。

當開一筆，在香港上映的日本電影《紙月人妻》，情節其實正好與《西瓜》大同小異。可惜，《紙月人妻》電影版中的梅澤梨花及隅賴子是對立關係(《西瓜》中的早川及馬場是「同流者」)，前者犯法後者執法，當中的複雜人情糾葛大為削弱。與此同時，電影版的梨花之失常入迷，焦點基本上放在金錢牽引出來的物慾及人情世界上(用錢來「購買」光太的「感情」)，反而把人生簡化成二元對立式的處理。那正是我想提的地方：以人生逆轉為主題的作品比比皆是，但洞悉人生深處的體會卻鳳毛麟角，幸好木皿泉之名是這方面的信譽保證。

## 讀書有「禮」

### 南山書屋

在我的中學時代(一九七七至八四年)，我最喜歡逛的是位於旺角洗衣街的南山書屋。它是樓上書屋，沒有升降機或扶手電梯直達，只能爬樓梯。當年我在石硤尾讀中學，放學後就步行到旺角逛書局，有時直至黃昏。

為什麼我特別喜歡這家書屋呢？因為其他書局都只能「站看」，只有這家書屋設有一張沙發，可以「坐看」。中一時我在學校圖書館發現了司馬長風的《中國新文學史》(上卷)，如獲至寶，每天小息、午膳及放學時，便坐在圖書館裡看，看得如癡如醉。為什麼不借回家呢？說來難為情，因為當時連借書手續也不懂，也不敢問。

圖書館沒有中下卷，南山有。我就去南山，把中下卷看完。有時就算學校假期，我也不吝車費，搭乘巴士去打書釘。現在想來，那兩本書只消數十元，為什麼不買回家慢慢看呢？當時應該沒有讀過袁枚的《黃生借書說》，不知道其中有句「書非借不能讀也」。現在有多少人還喜歡逛書局？有多少人還看司馬長風的《中國新文學史》？就算修讀文學的也不多吧。

——朱啓章

夏日炎炎正好「讀」！本版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，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。可以是某本書的讀後感、某作家講座的體驗，又或是對某書店的愛或恨……範圍不限，題材隨意，一經採用，小稿將獲刊登之餘，更有神秘禮物送上！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 bookwvp@gmail.com，主題請註明「讀書有禮」。

## 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### 給孩子的散文

編選：李陀、北島  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


「讀散文就像穿越田野，無邊無際，遍地花開。合上書打開書，我們眼前會展開更廣闊的世界。」

李陀、北島挑選46篇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散文，期望這個集子作為一個很小很小的窗口，讓孩子看到窗口外面，是一個美妙瑰麗的世界。

## 流金

作者：楊凡  
出版：牛津大學出版社



《流金》是香港導演楊凡繼《浮花》後最新的散文電影隨筆。《流金》一書，從許鞍華《黃金時代》的蕭紅開始，走過昔日中華戲曲的大戲棚，看盡「任白傳奇」的姹紫嫣紅，電懣邵氏李麗華、尤敏的爭妍鬥麗，回顧李翰祥的風花雪月，直至火燒圓明園，邵逸夫、陸運濤二位爵士，過眼雲煙。再步入老民國與台灣的「休慙逝水」、「青衣祭酒」、「如花美眷」、「似水流年」尚有「山桃紅」……楊凡以他一貫的手法，配合圖片，寫出古今人物與逝水流年的簡潔情感。將古蒼梧在《浮花》一書的題跋：「浮花浪蕊：日據上海/新浪巴黎/60.70好萊塢/殖民香港，全收眼底。」數言，終極結束。

## 香港戲院搜記·歲月鈞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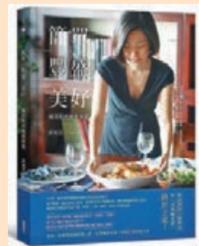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黃夏柏  
出版：中華書局(香港)



香港放映業的歷史，來到今天已是逾百年的歷程。走過草創時期的驚喜時刻，經過淪陷期的黑暗日子，踏進影業蓬勃期的黃金歲月，最終，大戲院無可避免在歷史洪流上湮沒……作者鈞沉相關材料，嘗試追溯業界的舊軼事，展示香港戲院的蛻變歷程。另有專文述說戰前啟業的數間戲院，包括利舞臺、普慶、油麻地、高陞等，部分一直營業至七、八十年代，覆蓋本地戲院發展歷程的重要部分。

## 簡單·豐盛·美好：祖宜的中西家常菜

作者：莊祖宜  
出版：新經典文化



莊祖宜曾以《廚房裡的人類學家》掀起一波全新的華文飲食書寫風範；接着，她喊出「其實，大家都想做菜」的宣言，讓蔡珠兒盛讚「以清淺之筆，寫深度之藝，寫得有味有料」。這本食譜是莊祖宜醞釀、規劃多時的第一本食譜，也是這些年來作者追隨專業廚藝夢想的實踐。總共84道只要喜愛美食的人都能學會的中西家常菜，每一道菜經過作者精心設計。藉由這本食譜的引導，作者希望我們每一個人正視生活周遭與飲食環境有關的問題，並為此改變飲食生活習慣。「唯有動手做才能真正了解，而唯有了解才能欣賞和開創。飲食之均衡、人際之和諧、環境之改善，可以從大家回歸廚房開始。」

## 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